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hilippe

Sollers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hilippe

Sollers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hilippe

Sollers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hilippe

Sollers

1000

100

1000

www.elsevier.com/locate/jmb



Abstract

100

Abstract

100

Abstract

1000

100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著

刘成富 徐姗姗 译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Philippe Soller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例外的理论 / (法) 索莱尔斯 (Sollers, P.) 著;
刘成富, 徐姗姗译. —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649-1756-2

I. ①例… II. ①索… ②刘… ③徐… III. ①文艺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7092 号

Philippe Sollers

Théorie des Exceptions

Copyright ©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198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HNUP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itions Gallimard, Paris

All rights reserved

河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6-2014-225

例外的理论

作 者 [法] 菲利普·索莱尔斯

译 者 刘成富 徐姗姗

责任编辑 侯若愚 谭 笑

封面设计 周伟伟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2401号 邮编: 450046

电话: 0371-86059701 (营销部) 网址: www.h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80千字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飞腿在平野上，像那颗闪光的星星，升起在收获的季节，烁烁的光芒，远比满天的繁星更为显耀。”

荷马，《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

目 录

引 言	1
-----	---

I

卢克莱修的沉思	3
蒙田与变异	8
塞万提斯或重复的自由	14
决疑论的颂歌（葛拉西安）	24
圣西门与绝对知识	28
萨德的信	34
陀思妥耶夫斯基、弗洛伊德、轮盘赌	45
普鲁斯特与蛾摩拉	61
乔伊斯与团体	65
乔伊斯之声	82
福克纳	87
塞利纳的微笑	93
奥古斯特·孔德（洛特雷阿蒙）	96

II

福尔娜瑞娜（拉斐尔）	110
骑士（贝尼尼）	113
华托	117
美术之阳刚之气（毕加索）	127
圣诗（罗斯科）	134
关于德·库宁	139
电视歌剧	146
韦伯恩	149
巴赫的胜利	152

III

巴黎天文台	155
波尔多	158
雷岛	162

IV

探析《天堂》的概念	169
圆顶屋咖啡馆	173

荣耀颂（《天堂》的日记）	184
教皇	187
圣母升天	192
弗洛伊德学说的发展	206
拉康	213
鲜血审查	217
被精神分析法鸡奸的马克思主义，以 及不知被何物强奸的精神分析法	222
浅谈苏格拉底	230
我知道我为何享受	246

V

关于“女人们”	259
“太法国化了!”	263
回答普鲁斯特的问卷	267

引言

我一直向往一种变幻、矛盾的空间，就在这种空间出现的同时，在其内部产生了一种创造性行为。

在那里，我猜想是没有时间的，抑或时间被真正地重现：蒙田可媲美当代的普鲁斯特，萨德相当于现在的福克纳，圣西门与乔伊斯难分伯仲，华托^[1]和毕加索平分秋色，而韦伯恩^[2]与巴赫则难决高低。古代名人和现代名人交相辉映、互为证明、互相补充。荷马与弗洛伊德的联系就如同《圣经》与《亚维农少女》^[3]，同样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这种向往是可行的，只须通过言语行为、线条、色彩、旋律和节奏，须臾之间便可在神经系统中得以实现。每一次，都是同一具身体对他人在沉默中伪善的逃离感到厌恶。这是一种

[1] 让-安东尼·华托 (Jean-Antoine Watteau, 1684—1721): 法国 18 世纪罗可可时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外，均为译注。)

[2] 韦伯恩 (Anton von Webern, 1883—1945): 奥地利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之一。

[3] 《亚维农少女》: 毕加索作，1907 年，油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藏。

特别的个体，一种不可分割的元素，他们宣称自己是唯一的真实与现实的终点。这种个体并没有对自己的源头，即生物流进行过论证，而是从外部勾勒其轮廓，表明它、评判它、毁灭它、遗忘它。例外：这就是艺术和文学的准则，在这其中充斥着周期性的道德丑闻、法律问题与社会动荡。对于理论一词的含义，我们知道这与大使、仪式队伍和节日有关。一支队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例外之舞？是的，就像一阵读神的行为过后，英雄必将遭受厄运。

在《伊利亚特》第二十二卷的卷首，阿喀琉斯，这位愤怒的杀手出现在特洛伊城附近，仿佛“布满星空的繁星”中的一颗明星。在这一特定时刻，我们可以将阿喀琉斯想象成代表着荷马坚定言语的密使。风格得以展现。它本不应存在，因为人们借助各种力量反对风格，诸神也试图加以颠覆和阻止。然而，他们被迫与之同在。很快，风格以一种让人始料未及的、打破常规的方式出现了，成为解放和不幸的化身，成为“另一颗星星”，成为希望、混乱、疑惑和启示的要素。弗拉戈纳尔^[1]有一幅作品，从画中人物的姿势中可以看出他听见了某种声响。手中的羽毛笔飞速地谱写乐章，头颅掉转，时间在那一刻凝滞，他将获得生命并沉沉老去，讲述那些在他看来已成过去的、超验的、被隐藏的、不断喘息并且即将重现的历史。这幅画叫作《灵感》，现藏于巴黎卢浮宫内。

[1]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Jean-Honoré Fragonard, 1732—1806）：法国罗可可时代最后一位重要代表画家。

卢克莱修^[1]的沉思

今天早晨，罗马乡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这幅景象让人想起了一种空白，空白的另一端是诸神。对我而言，业已到了评价我的事业整体期。为此，我做了一次简短的鉴定，但可能会把这份材料付之一炬。除了诗歌，什么都不该留下。诗歌离我很近。一个星期后，我仍在重复开始与结束的音节。结尾：“引起了口角，流了许多的血，而不愿把那些尸体置之不理。”^[2] 开头：“罗马的母亲，群神和众生的欢乐”^[3]……我觉得这已足够清楚。享乐、死亡、肉身的到来与终止，使之结合、分解的愉悦与瘟疫，我画出一个圆圈并绕圆而行。

他们对我的生活一无所知，因为我采取了基本的措施。他们也许会说，我是个疯子，说我会自杀。老是这种把戏。当我

[1] 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约前 99—约前 55）：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和哲学家，以哲理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著称于世。

[2] 原文为拉丁语：Multo cum sanguine saepe rixantes potius quam corpora desererentur. 译文摘自方书春译《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 年。

[3] 原文为拉丁语：Æneadum genetrix, hominum diuomque uoluptas. 译文摘自方书春译《物性论》，商务印书馆，1981 年。

避开了他们的监视或是无休无止的诋毁时，他们就会对我大加排斥，这就是他们在无奈的情况下加之于我的称呼——怪物。他们本希望得到彻底的沉默和消失，但是诗篇就在那儿，且到处传播，他们知道不能夺走所有的复本，因为我们的队伍很强大，足以藏匿和传播诗歌的内容。因此，他们想编造关于我的故事，进而反驳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想这就是他们不遗余力的曲解工作吧。我在乎什么呢？从现在起，我脱离了时代的轨迹。

一部作品如果不能引起应有的称赞，那将是一无是处。这种认同源于对残酷事实的热爱，以及对人们口中的谎言的仇恨。他们不会承认这一观点。但是，我的论证会不断地对他们的观点提出异议。与上帝一样，我始终认为人们应保留最崇高的、最可靠的教义。倘若在万劫过后的某一天，任何一位护民官开始赞同我的看法，甚至用这些思想来主宰整个城市，那么厄运也就随之降临了。因绝望而产生的恐惧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对于那些懂得自由并保持缄默的人来说，我的观念会促成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样，如果我们的思想被平庸的、邪恶的仇恨力量或治安的狂热所利用，那将会导致最为恶劣的奴隶制。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所坚持的信念是难以容忍的。但是，要敢于冒着风险来表明我们的观点。这种启示只是针对个体，在我看来与你、读者、你这个人本身密切相关。我们不同于其他哲学家，也不同于某些作家和诗人，他们的浅薄只是给哲学锦上添花罢了。不：我们的真理超越了哲学和诗歌，是人们能够娓娓道来的学问。我坚信，学问永远不会认为我们犯了

错。或许，我们会暂时地利用那些错，错误最终会消失，但我们的教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必须始终坚持以下原则：世界并非永恒的存在，它总会面临灭亡；同样，星星所处的位置丝毫不比人类高；诸神的喜怒不会表现在脸上；思想应超越空无、无限、原子以及将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偏斜^[1]。最大的罪过就是颂扬宗教（religio）、交点（nodus）和结点。这一点显而易见。他想与你一起享受不朽之死的阴暗乐趣。在我们眼中，吸血鬼易于去除伪装，但并非没有付出努力。这是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认同这种激情（所有的人都由激情混合而成）。交点、幻想、信仰接踵而至。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伴随着肉体的旋涡，对于宇宙、自由的无意义的清晰认识将会击垮某些人。

有谁知道呢？随着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人们能够观察粒子的时代即将到来，所有的一切都由粒子构成。由于提出千奇百怪的幻想，疯狂地进行想象，谈论世界的物质（天体或矿物），我们饱受了多少非议和责难啊！毋庸置疑，他们的盛怒来自我们对爱的明鉴。我们多么希望能够清楚地描绘出子孙后代的职责与压力，随之产生的幻象、梦想，以及如欲望一般吞噬命运的虚荣（命运源自微不足道的事物），公愤由此产生了。

再者，有谁知道呢？有谁能够知道一个十分了解生育机制的时代会来临呢？是雄性动物与雌性动物的结合，还是缘自受精的原理？更进一步来说：难道没有人认为通过组合、移

[1] Déclinaison n.f. 这里解释为“（原子运动中的）偏斜”之义，为伊壁鸠鲁用语。

植，或是必需的液体来组成生命也是可行的吗？他们认为这太疯狂、太恐怖了。他们是多么想通过维护这种神秘来维持自己的虚荣心啊！他们喜欢江湖骗子、作家、神甫和哲学家！我们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意图。我们认为生命没有根本的动因，亦没有自身的理由，后面的事实也能证明它。我们毁灭了所有表现为可以敬畏的联系的交点。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某种瞬间条件下，人类的大脑做出的反应。那是多么骄傲、多么世俗的盲目呀！

我们的骄傲得到了充分说明。最大的谦虚为骄傲提供了保证。我看了我的手稿，单词和字母的布局是精确的。字里行间与一切可以被看见、听见、触及、感觉、使用的事物相关。物理现象与句子的交错受到同一种结合的安排。并且，多亏了无限，我知道这一事实已经发生。我出生，我活着，我进行思考，我指明了这些迹象，不曾留下任何相关的记忆。死亡在我与我之间形成了一条鸿沟。我用哪种语言来描写那些被湮没了的赞歌呢？我不知道。我以何种语言、在未来的何时重新书写呢？那时的我不会有任何有关此前的记忆。那一切无法预知。仅仅是同样的文字吗？罗马还会是原先的罗马吗？维纳斯的秘密还会有人了解吗？

我们的学派可能会土崩瓦解，并被别的学说取代。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赋予知识以旋律，使之能够被传播并用心领悟。现在，太阳已经落山。在我避难的庄园里，松树下的阴影越来越浓。我知道他们会找我。我很清楚是何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还是老一套！他们只会找我。

有人跟他们说，在杀了我之前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那份文件。他们到处找，就是没有找到。或许那些卑鄙的人会拷打我？没什么关系，不知不觉地会把我们从过度的痛苦中解救出来。我甚至打算鼓起勇气，以一种阻断呼吸的方式从内部自我了断。这一方法是从我的当医生的门徒中学会的。不，我不会因为他们而变得疯癫。不，我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只是人类的一种严厉的监禁，禁锢自己以期欺骗永存，然而我们并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曾提及这一点，今后的某一天我们还会再提起。

蒙田与变异

“有人对柏拉图说：所有人都在诽谤您。——让他们说去吧，我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他们的观点。他回应道。”

我翻开《随笔集》的目录，决定将其当作俳句来读。我把蒙田带到中国，看着他同马可波罗一样，生活在故宫内一隅。

我读到：

殊途同归：论忧伤

论无所事事：论撒谎

论节制：话说食人部落

论说话之浮夸：古人的节俭

无用的技巧：话说气味

公事明天再办：论良心

论书籍：论残忍

论慎重许愿：论跛子

论相貌：论经验

通过上文，不难看出蒙田的笔调。打字机开始像时钟一样运转，时光流转、消逝。意见、立场、体系、观点、名称、哲学、轶事、诗歌、成见——所有这些都将被载入历史，被时光研碎。内容是广阔无垠的吗？我不再恐惧。重要的是阐明观点。喜剧就是喜剧，今后，一切都将根据喜剧上演。小说和喜剧：哲学—宗教式的抨击不断针对这两种文学形式，怨恨的理由也层出不穷。自愿性奴役不过是向心的磁化，我刚刚打破了这种磁化作用于我及我之外的力量。蒙田：第一个真正写下自己名字的人，他了解自己、证明自己。“别的作家都以其特有或异于他人的标志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我，第一个以自己常人的本质，以米歇尔·德·蒙田本人，而非作为语法学家、诗人、法学家与公众见面。若是有人抱怨我谈自己谈得太多，我则会对那些连他自己都想不到的人表示不满。”

我是第一个：随着时间推移，巨大的压力迫使我谈论别的事情，例如，未考虑想法本身的想法或是所谓的真实，这一切都是装腔作势。通过箴言我逐步领悟了生活，我经历了死亡，难道这些都如此让人不适吗？“在我的家乡加斯科涅，人们看到我的文章印成了书都感到奇怪……”我来自哪儿？我是如何躲避家乡的呢？

蒙田的旅行：毋庸置疑。人们可能并未注意到蒙田在书中再次展现的铭文，这段文字将蒙田称为罗马公民，“罗马城历二三三一年，基督诞生历一五八一年”。这位“知道台伯河早于塞纳河”的波尔多市市长、圣·米歇尔骑士、基督教皇室中